

御谜士三部曲 3

THE RIDDLE-MASTER TRILOGY

〔美国〕帕特里夏·麦奇利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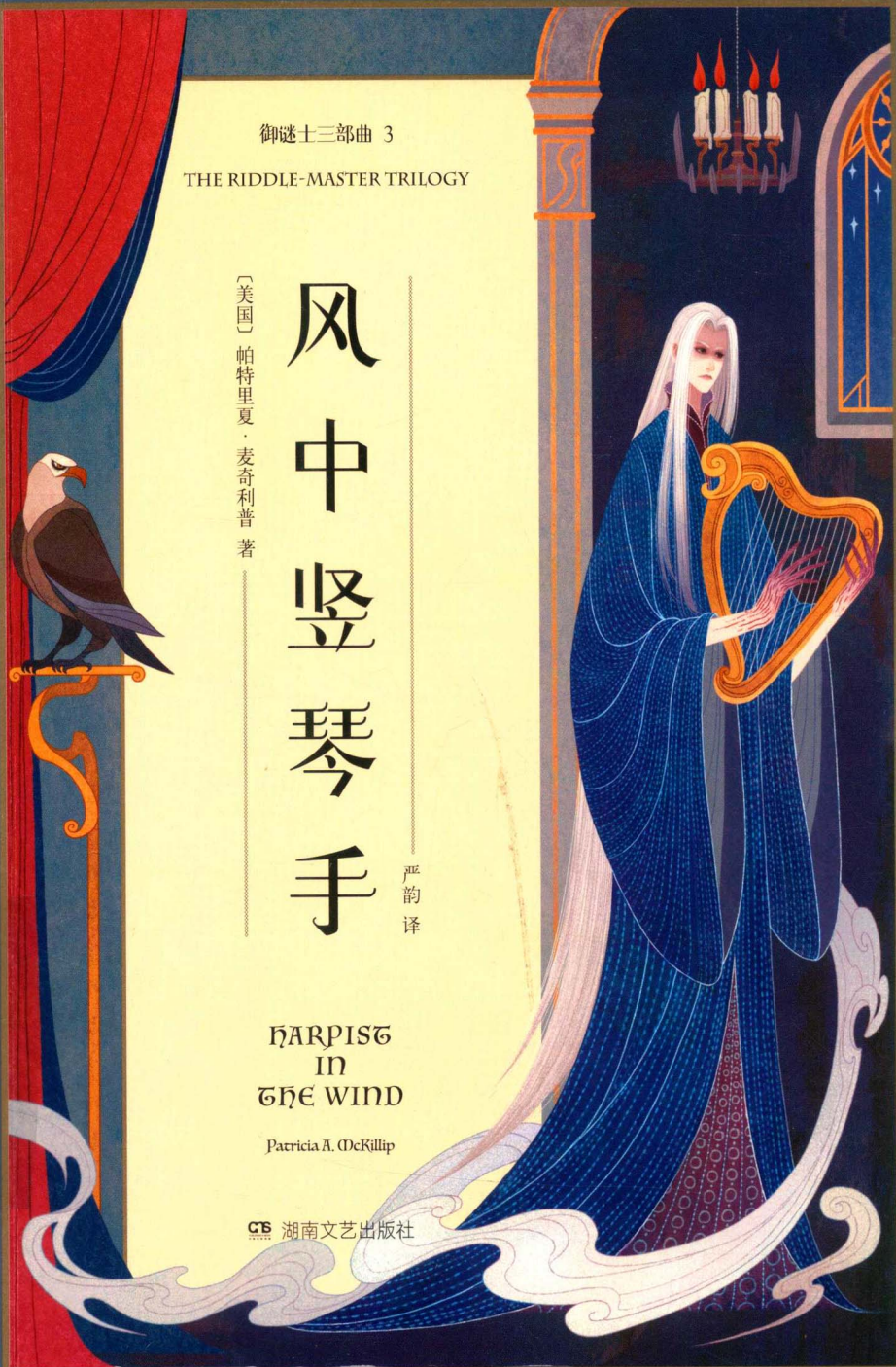
风中竖琴手

严韵 译

HARPIST
IN
THE WIND

Patricia A. McKillip

湖南文艺出版社



御谜士三部曲 3

THE RIDDLE-MASTER TRILOGY

〔美国〕帕特里夏·麦奇利普 著

风中竖琴手

严韵译

HARPIST
IN
THE WIND

Patricia A. McKillip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御谜士三部曲. 3, 风中竖琴手 / (美) 帕特里夏·
麦奇利普 (Patricia A. McKillip) 著; 严韵译. — 长
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6
(幻想家)

书名原文: Harpist in the Wind
ISBN 978-7-5404-6117-1

I. ①御… II. ①帕…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9884号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缪思出版授权



幻想家

御谜士三部曲3：风中竖琴手

YUMISHI SANBUQU 3: FENG ZHONG SHUQINSHOU

作 者: [美国] 帕特里夏·麦奇利普

译 者: 严 韵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吴 健

装帧设计: 韩 捷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1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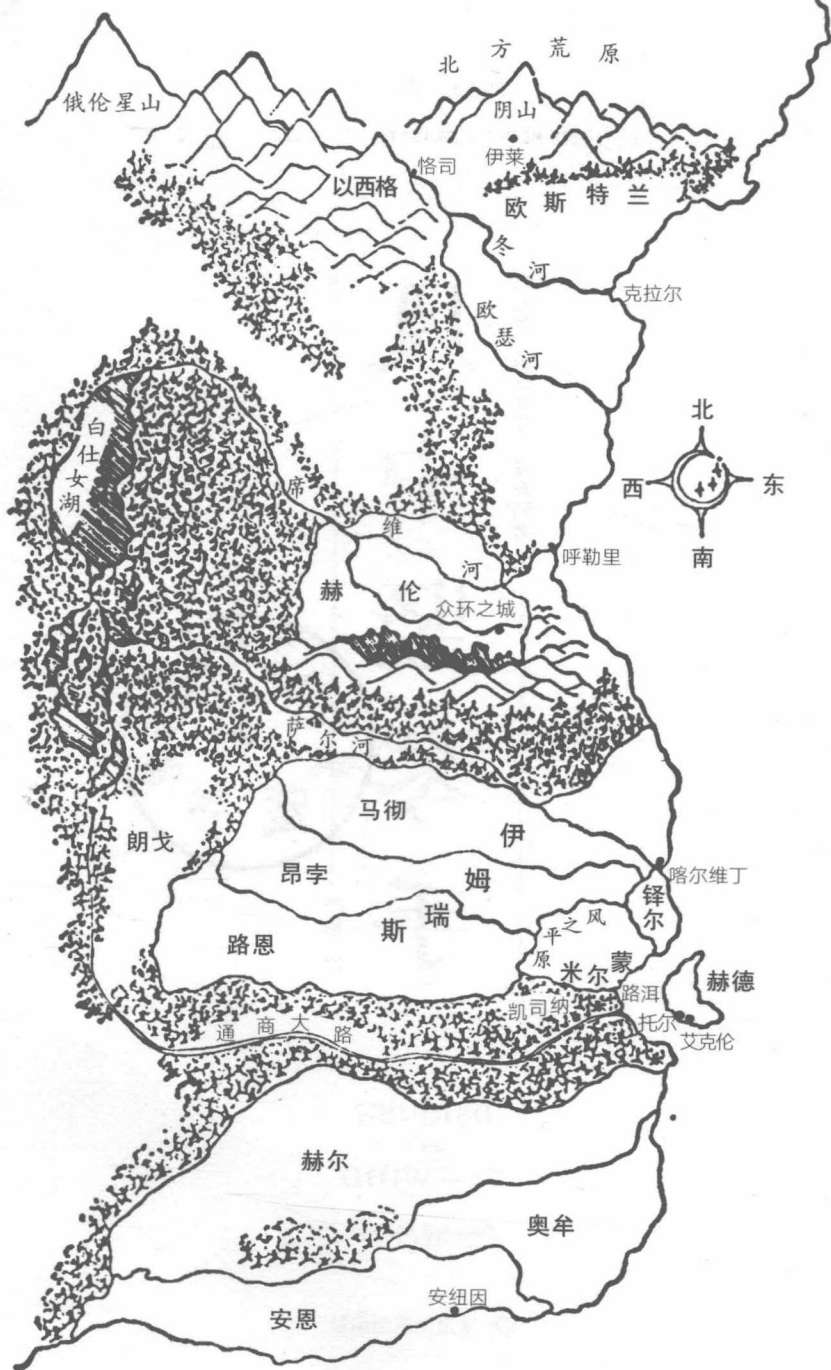
定 价: 46.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IMĀGINOR, ERGŌ SUM.

想象即存在



地图绘制：凯茜·麦奇利普

献给所有等待的人

尤其是斯蒂夫·唐纳森

他总在最恰当的时机打来电话

献给盖珥

她提醒了我逻辑和优雅之间的差别

也献给凯茜

她等得最久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41
第四章	56
第五章	75
第六章	91
第七章	109
第八章	131
第九章	148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82
第十二章	201
第十三章	219

第十四章 244

第十五章 261

第十六章 279

主要人物和地名 299

第一章

佩星者和安恩的瑞德丽坐在塔顶，这是安纽因七塔中最高的
一座。白色石块向下无尽延伸，直至夏日翠绿的山坡。国王大宅坐落在此，城区则从山坡往大海蔓延。苍穹在两人上方流转，蓝色面容明亮恒定，只偶有盘旋的隼鹰带来变化。摩亘坐在一处炮口的墙凹，连着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晨曦将他的侧影映在一边墙上，不知不觉中，影子又移到了另一边。他虽意识到瑞德丽的存在，但只感觉到她是四周大地或这阵微风的一部分，就像远处青翠果园中画出一道道黑亮线条的群鸦，是安宁而遥远的事物，其中的美偶尔拂掠他的思绪。

摩亘脑海里不断纺着一根又一根猜测的线，这些线总因他所不知的事物而纠缠不清。星星，石脸孩子，在艾斯峻小屋里打破的那只碗的红艳碎片，死去的城市，一个黑发易形者，一名竖琴手，这一切仍是没有答案的谜题，不管他怎么探问都不得其解。摩亘回顾自己的一生，回顾疆土的历史，拣选破坛碎片般的事实试着拼凑，但一切都对不上、定不了型，记忆总是把他抛回宜人的夏日和风里。

他终于动了动，双手掩住眼睛，动作僵硬得像块决定移动的岩石。一些形体像古老无名的动物，在他闭合的眼睑内飞掠而过。他再度理清脑海，让影像漂移流入思绪，最后却又在不可能的浅滩触礁。

广袤的蓝天闯进他的视野，然后是蓝天下迷宫般错综复杂的街道和房舍。他想不下去了，靠着墙与自己的影子相倚，塔壁古老石块中的沉默缓缓渗进心底，让他疲敝杂乱的思绪再度恢复宁静。

他看见一只柔软的皮鞋、一抹碧绿如叶的衣角，转头看见瑞德丽盘腿坐在身旁的石块边缘。

摩亘颤巍巍地倾过身去，将她拉近身旁靠着，脸贴住她被风吹动的长发，即使闭着眼睛，他也能看见那些如火焰般燃烧的发丝。他沉默不语，紧紧抱着瑞德丽，仿佛感觉有一阵风即将吹来，把他们从这居高临下的危险栖身处吹落。

瑞德丽稍微动了动，仰起脸亲吻摩亘；摩亘迟疑地松开紧拥她的手臂。“我没发现你在这里。”瑞德丽的唇终于离开他的嘴时，他说。

“是啊，我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也猜到了。你在想什么？”

“所有的事。”摩亘扫落塔壁裂缝里的一片灰泥，在林中惊起一群鸣叫抗议的乌鸦，“任凭我把过去想破了头，结论总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瑞德丽转身屈起双膝，靠着旁边的石块，面向摩亘。她眼里满是阳光，像被大海打磨光亮的琥珀，让摩亘的喉头瞬间涌满千言万语。“你在回答谜题。你告诉过我，在你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时候，回答谜题是你唯一能继续做下去的事。”

“我知道。”他从那道裂缝中又找出一块灰泥，用力抛出，身体几乎失去平衡，“我知道。但是我已经和你在安纽因待了七天，还是找不出任何非离开这栋大宅不可的理由或谜题。只不过，如果继续待下去，我们俩都会死。”

“这就是一个理由了。”她冷静地说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脸上这三颗星会让自己有生命危险，不知道至尊在哪里，不知道易形者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那些石头孩子。我只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着手寻找答案，但那里也不怎么吸引人。”

“哪里？”

“亟斯卓欧姆的脑海。”

瑞德丽盯着摩亘看，咽了咽口水，低下头对被太阳晒暖的石块皱眉。“嗯。”她声音中的颤抖几乎听不见，“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永远留在这里。但是，摩亘——”

“你可以留在这里。”

瑞德丽抬起头，阳光又照进她的眼。摩亘看不清她的眼神，但感觉她的声音很僵硬：“我绝不离开你。为了你，我甚至拒绝

了赫尔的财富和众多猪群。你得学会过有我的生活。”

“光要活命就已经很困难了。”摩亘不假思索地喃喃说道，随即红起脸来。但瑞德丽嘴角微微一扬。摩亘伸手握住她的手：

“随便给我一根银白的公猪胡子，我就带你回赫德，一辈子留在东赫德养耕马。”

“我会找根公猪胡子给你。”

“在这片国土上，我要用什么方式娶你？”

“你不能娶我。”她平静地说。摩亘的手一松。

“什么？”

“只有国王有权力为他的子女缔结婚约，而我父亲不在这里。所以，直到他抽空回家之前，我们是别想结婚了。”

“可是，瑞德丽——”

一只乌鸦飞过，她朝它的尾羽扔去一小段灰泥，乌鸦呱呱一声闪避。“可是什么？”她阴沉地问。

“我不能……我不能就这么走进你父亲的国土，打扰死者，还差点在他的大厅里杀人，然后连婚都没结就带你走，让你跟我在疆土四处流浪。见赫尔的鬼，这样你父亲会怎么想我？”

“等他终于见到你时，他会让你知道的。我怎么想比较重要，而我认为我的人生已经让我父亲胡搞够了。他或许预知我们会相识，甚至预知我们会相爱，但我不认为什么事都得让他为所欲为。我才不会只凭他做了个什么梦、预知我会嫁给你，就因此嫁给你。”

“你认为他之所以立下那个关于匹芬塔的奇怪誓言，是这个原因吗？”摩亘好奇地问道，“因为他预知这些事？”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他看了瑞德丽一会儿，思索这件事，端详她红扑扑的脸。

“呃，”他轻声说，为了塔顶这张美得炫目的脸，将两人的未来抛进风中，“如果你不肯嫁给我，我也没办法。如果你决定跟我一起走——如果你真想这么做，我也不会拦着你。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但我很害怕。我们一头跳下这座塔说不定活命的希望还大一点，至少那样我们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去。”

瑞德丽的手本来放在两人间的石块上，这时抬起来摸摸摩亘的脸：“你有一个名字，有一份命运，我只能相信你迟早会碰上一些希望。”

“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只看到你。你愿不愿意在赫德跟我结婚？”

“不愿意。”

他沉默少顷，迎视她的眼睛：“为什么？”

瑞德丽很快转开视线，摩亘感到她心里突然出现一阵奇怪的动荡：“很多原因。”

“瑞德丽——”

“不。别再问我了，也别那样看着我。”

片刻之后他说：“好吧。”接着又说，“我不记得你以前有这么顽固。”

“是猪脑袋。”

“猪脑袋。”

瑞德丽再度凝视他，嘴角弯出迟疑的微笑。她靠近摩亘，用手臂揽住他的肩膀，双脚荡过完全虚无的边缘：“我爱你，赫德的摩亘。等我们终于离开这栋屋子，要先去哪里？赫德吗？”

“是的，赫德……”这名字像道咒语一样突然触动他的心，“我实在不应该回家，但我真的好想回去。只在半夜里回去几小时……也许不会有危险。”摩亘想到横阻在两人与他家之间的大海，心头一凉，“我不能带着你渡海。”

“见赫尔的鬼，为什么不能？”她说。

“太危险了。”

“没道理，朗戈也很危险啊，我还不是要跟你去。”

“那不一样。首先，没有任何我爱的人死在朗戈——起码目前为止还没有。其次——”

“摩亘，我不会死在海里，我捏塑水八成就跟捏塑火一样顺手。”

“这点你并不确定，不是吗？”想到海水变成无数张脸孔和潮湿闪亮的形体困住瑞德丽，他的声音变得粗哑，“到时候你根本连练习的时间都没有。”

“摩亘——”

“瑞德丽，我搭过在海上四分五裂的船，我不要你冒生命危险。”

“命是我的，能拿它来冒险的也是我，不是你。何况我从凯司纳到格司去找你的时候，已经来回搭过好几艘船，从没出过事。”

“你可以留在凯司纳，只要几——”

“我不会留在凯司纳。”她说得言简意赅，“我要跟你一起去赫德，我要去看你爱的那片国土。要是照你的意思，我就得坐在赫德的农舍里剥着豆子等你回来，就像我这将近两年以来的苦等。”

“你不会剥豆子。”

“当然不会，除非你在旁边帮忙。”

摩亘看见自己：一个头发蓬乱的瘦削男子，有张疲惫清癯的脸，身旁一柄巨剑，背上一把镶星竖琴，坐在艾克伦的门廊上，膝上摆着一碗豆子。他突然大笑起来，瑞德丽也再度微笑，看着他，忘了先前的争执。

“这七天来，你从没大笑过。”

“的确。”摩亘静了下来，揽着她，眼里的笑意慢慢消失。他想到赫德困在大海中央，毫无防御能力，毫无保护，连至尊的幻影也没有。“我真希望能用力量包围赫德，让它免于大陆这端的混乱与恐惧。”

“叫杜艾派支军队给你，他会答应的。”

“我不敢带军队去赫德，那等于自寻灾祸。”

“那就带几个幽灵去好了。”她建议，“杜艾一定很想摆脱

他们。”

“幽灵，”摩亘的眼神从远方森林收回，直盯着瑞德丽，
“去赫德？”

“肉眼看不见幽灵，没人会看到他们，也就不会动手攻击。”然后瑞德丽对自己的话摇了摇头，“我在想什么啊？他们会吓坏全赫德的农夫。”

“如果农夫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就不会。”两人双手交握，
摩亘突然感觉一阵冰凉。他悄声说：“我在想什么啊？”

瑞德丽收回手，探寻他的眼神：“你当真在考虑我说的话？”

“我想……我想是的。”一时间他看到的不是瑞德丽的脸，而是那些死者的脸，充满挫折郁积的力量，“我可以束缚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的愤怒，他们复仇的渴望，他们对国土的爱。他们可以把那份爱带到赫德，还有对战争的满心期盼……可是你父亲……我怎么能从安恩历史里硬揪出一些事物，带去赫德冒险？我不能这样乱搞安恩的国土律法。”

“杜艾已经表示许可，而且我父亲对国土律法的兴趣看起来也不比幽灵大多少。可是摩亘，那埃里亚呢？”

“埃里亚？”

“我不认识他，但他难道不会……你要是带着死者大军回赫德，难道不会让他有点困扰？”

摩亘想着赫德的国土统治者，他的弟弟，那个他连长相都

快记不得的人。“会有一点吧。”他轻声说，“他大概已经习惯我带给他的困扰了，连睡梦里都不得清闲。如果能让他和赫德安全，要我把心挖出来埋在他脚边我都愿意。就算他为了这件事跟我吵架，我也愿意——”

“他会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已经不认识他了。”这念头触痛了摩亘，触痛了他心里未曾愈合的伤口，但他不让瑞德丽看出来，只是犹疑地离开两人所在的高处。“来吧，我要跟杜艾谈谈。”

“带去吧，”杜艾说，“把他们全带去。”

摩亘和瑞德丽在大厅里找到杜艾，当时农民和安恩各领主派来的使者正向杜艾抱怨，因为死者的扰动争执把他们的土地和生活弄得一团糟。待大厅里众人散去，摩亘终于可以跟杜艾谈的时候，杜艾难以置信地听着。

“你居然要他们？可是摩亘，幽灵会毁了赫德的和平。”

“不，不会，我会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带他们去——”

“怎么解释？那些为了好几个世纪以前的战争，在放牧的草地和村庄市集打斗的死人，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任何事？”

“我只要提供他们想要的就好了，给他们一个打斗的对象。不过，杜艾，我该怎么跟你父亲解释？”

“我父亲？”杜艾环顾大厅，抬头看看梁椽，又望望四处的